



八步沙之约

□ 赵丽霞

汽车碾着黄沙脊线前行，驶向八步沙林场。时值五月，风夹着沙粒，在玻璃上敲打，发出微小的声响，似在悄悄叩问我们这些初临沙漠者。

八步沙林场场长郭万刚黝黑的面孔上刻着风霜的印记，声音浑厚而有力。他讲述八步沙的故事，仿佛从荒沙里开掘出来的矿脉，带着风沙的粗粝与岁月的重量。第二代治沙人接过了铁锹，他们摸索着新的法子。他提到草方格沙障时，我下意识地伸手，轻轻触摸起放在桌角的几束麦草标本。那草茎坚韧而干燥，带着一种粗粝的质感，如同大海中长出的筋骨。这小小麦草，竟似在大海深处扎下根，织成阻挡风沙的网，将肆虐的沙粒牢牢钉在格子之间——那纵横交错的麦草之网，宛如大地身上的缝合线，密密匝匝缝合着风沙撕开的伤口，每一束草茎里都驻扎着不肯退却的意志。

郭场长的讲述在继续。第三代治沙人已使用推土机、无人机，在新技术的助力下，让治沙事业焕发新的生机。八步沙人将根须扎进大地深处，他们用生命丈量沙海，用坚守镌刻绿洲。“以农促林、以副养林、农林并举，科学发展”，这十六个字如同种子，掷进我的心田。话音落下，现场掌声如潮水般翻涌不息，那声音里饱含的钦佩与感激，冲撞着我的胸腔，一股滚烫的热流自心底升腾而上，我的眼眶渐渐被这热流灼得湿润。

此时，我抬眼望向远处，但见新栽植的树苗在风中微微摇曳着细嫩的枝叶，轻轻摇动起一片绿意盎然的光影。随后，我们一行人前往压沙点。风在沙丘上呼啸而过，卷起薄薄一层细沙，拂过我的脸颊，带来一种奇异的微痛与温热。脚下踩过新铺的草方格，沙土被草籽束缚住，一步一个脚印踩下去，带着些微的弹性，似踏在

某种奇异柔软又坚韧的鼓面上。

登上观光台，八步沙产业水源工程调蓄水池的碧水豁然展现眼前。水色澄澈如镜，映照出湛蓝天空与远处连绵的沙丘，沙丘的轮廓在柔波里微微荡漾。水面浮动着粼粼金光，又倒映着浮云的倒影，仿佛天与地在此刻温柔地相拥，融为一体。再向远处望去，沙丘被深深浅浅的绿意切割开来，绿色如海洋般起伏，分明是生命在沙丘里顽强地蔓延、生长。我久久凝视，这碧波荡漾的调蓄水池，它宛若大地的明眸，映照着天空的湛蓝与沙丘的赭黄。

八步沙六老汉治沙纪念馆内灯光柔和，映照着那些粗糙却饱含岁月印记的铁锹、镢头。玻璃展柜内，陈列着几本泛黄的日记本，纸页已卷了毛边，字迹却工整清晰，一笔一画间，分明是决心刻下的印痕。我俯身细看，日记里记载着树苗的数目、沙障的排布、天气的阴晴……这

些琐碎日常，竟是如此珍贵的生命刻度。一张黑白老照片尤其引人驻足：几位老人蹲在沙地上，正用简陋的木棍细细丈量着几株树苗的高度，专注的神情里写满了希望，仿佛在掂量着未来绿洲的斤两。那些用旧木头削成的小棍，丈量过多少树苗的成长？那磨得光滑的木柄，又曾多少次被汗水浸透？如今它们静卧于此，分明还在无声诉说，诉说那愚公移山般不屈的韧劲，是如何一寸寸在沙上刻下绿意、刻下道路，刻下苍茫沙海里的生之刻度。

纪念馆里陈列着老人们当年用过的旧物件，我的目光被一根磨得光滑的木棍久久吸引。我忽而想到自己笔下的文字，何尝不是另一种丈量？那木棍，便是老人用生命刻度丈量绿色的尺子；而我这支笔，竟也是用来丈量灵魂深浅的器具。他们用铁锹挖开板结的沙土，如我以笔锋划开空白的稿纸；他们用麦草编织方

格，如我以词语编织句子的经络。

走出纪念馆，那调蓄水池的波光再次映入眼帘，风拂过水面，泛起层层涟漪，粼粼金光闪动跳跃，宛如天地在沙的怀抱里悄然写下的诗句。水波温柔荡漾，恍如沙海深处的清澈眼眸。沙丘的线条在波光里融化，那水中的倒影，是沙的另一种形态，是沙海被驯服后回馈给大地的清澈笑容。

归途中车子再次颠簸于沙丘之间，我紧握那只来自八步沙的小香囊，如同握着一枚来自绿洲的信物。回望八步沙林场在车后逐渐缩成地平线上的一痕苍翠，蓦然间，我仿佛看到那几把静卧的铁锹，麦草编织的沙障，还有今日的无人机，在时光的脊线上依次传递。三代人手中工具变换，从铁锹到推土机再到无人机，工具在进化，然而那深植于黄沙之下、血脉之中的信念，却始终如一，是刻进大漠深处永不湮灭的誓言。

麦子擦铺开泛黄的宣纸
将千年光阴叠成诗行
北山的褶皱
是岁月挥毫泼墨的笔锋
沟壑间流淌的东汉月光
浸润着每一寸土地
把历史的厚重
酿成醇厚的墨香

一位名叫王符的书生
在这片山水间悄然隐居
嶙峋的山石化作砚台
承载着他深邃的思想
蘸着未寄的谏言
饱蘸着满腔的热忱
在时光的深处
写下《潜夫论》的铿锵

三十六篇智慧结晶
在一千多年的风中
轻轻翻动思想的书页
茹河捧起浪花
虔诚地诵读每一个字符
炊烟袅袅升起
化作飘逸的墨痕
在暮色的宣纸上
临摹着壮志未酬的沧桑

德佑观的钟声悠悠响起
漫过古柏苍苍
先生亲手栽种的翠色里
年轮一圈圈舒展
如散落的稿笺
记录着岁月的痕迹
金箔般的叶子
似那一行行文字

山以笔锋的姿态
傲然挺立在天地之间
每一块岩石 每一粒沙砾
都镌刻着
一位智者的思索与洞见
都诉说着
一个时代的理想与守望

立秋辞(外一首)

□ 朱永明

白云，如圣洁的使者，高举着湛蓝的海洋
将天空一寸一寸，抬向更高的空旷
早晚的风，似时光的轻吻，冷静且带着薄凉

远方，在时光的尽头延伸，愈发遥远
村庄和庄稼，沿着祖先古老的寓言
在岁月的脉络里，拔节、坐果，书写生命的篇章
花生、红薯、辣椒，宛如质朴的农人
一同朝向生活的殿堂，目光追随着景色
似流星划过夜空的轨迹
在秋风中，抽出一片草色的幽梦
远远望去，秋风中的行者
用脚步和目光，描绘着秋色的画卷

湿地公园

野草自由生长，河水自由流淌
鸭子和飞鸟，自由地栖息
湿地公园，生命的舞台
万物在这里，谱写着自然的乐章
河水流淌，诉说着古老的故事
白云飘过，留下自由的足迹
我和芦苇一起，聆听风的低语
鸟鸣、鸭欢、鱼跃，一曲交响乐正在上演

候鸟来了，带着远方的消息
候鸟走了，留下思念的痕迹
南来北往，游客的脚步不分彼此
时间在这里，雕刻着生命的印记

掬一捧水花

□ 肖进雄

向西，朝着阳光行走的方向
遇见奔腾的甘子河
伸手摸摸它的额头与肌肤
滚烫的血液
穿梭在查那塘大草滩
沿岸摇曳的格桑花
张张笑脸钻入河底

成畦流淌着的青稞
是甘子河面上的筏子
满载牧者晚归的吆喝
有鸟雀隔着时段驻足
用尖喙把黎明凿个洞
漏出一缕光来
掬一捧甘子河的水花
给日头擦把脸

有奶香从河中飘溢
一马勺盛下去
童年的味道汨汨而来

乡野绿浪

□ 师伟

陇东的盛夏，绿是漫天的浪，从沟峁梁塬上轰然泻下，淹没了黄土的脊梁。这绿不是江南水袖的温软，是西北汉子敞着胸膛吼出的秦腔，莽莽苍苍撞进人眼底，带着露水与汗碱交织的生气。

我被一阵阵时远时近的鸟鸣声催醒，那鸟鸣声清澈、透亮、婉转，犹如天籁。推开院门，晨雾尚未完全散开，隔壁老叔已赶着几只奶羊上了坡。羊蹄子踏上草尖，踢碎一地银珠子，那绿便从露痕里漫上来，润湿了老叔的粗布裤脚。麦子绿得沉甸甸，穗子低垂如谦恭的君子，锋芒却暗藏锐气，风一过，万顷碧涛便朝着日头翻涌，簌簌声里裹着土地粗重的喘息。

沟畔的老柳树擎着银亮的叶子，风过时哗哗作响，像一群摇着铜钹的精灵。老叔的小孙子蹿到树下，仰头见枝叶间漏下的光斑，跳荡如金鳞。忽听“咔嚓”一声脆响，半截枯枝坠下来，惊飞几只山雀，翅尖掠过玉米地——那玉米宽叶交错如绿甲武士列阵，叶脉里奔淌着青浆，蓄着灌浆的蛮劲。老叔拾起枯枝，随手削成哨子递给孙子。哨声尖厉，惊起草窠里一只野兔，箭似的射向荞麦田，溅起一片蝶浪。荞麦花正开得纷乱，细碎的白花浮在绿海上，似撒了一把碎雪。

正午的日头毒辣辣地悬在当空，老叔的小孙子钻进高粱地纳凉，叶影在他脊背上印出斑驳的图腾。豆娘停在他肩头，薄翼透出翡翠光；蚱蜢从脚边弹起，一闪便没入草丛。垄沟边的野薄荷被晒出浓烈清气，引着几只黑

来，又悄无声息地撤退，它带来了远方的水汽，带来了草籽和花粉，吹开了马莲，吹红了杜鹃，吹绿了草原，吹肥了牛羊。

风是伟大的雕塑家。它年复一年地搬运沙尘，打磨岩石，塑造了嶙峋的山脊、深邃的峡谷和广袤的戈壁。千里祁连，风过之处，山脊如刃，砾石如洗；千里祁连，风过之处，草长莺飞，花团锦簇。

祁连山的风，是西北大地苍劲的呼吸。它从雪峰之巅呼啸而下，裹挟着冰川的凛冽，草原的清香，还有戈壁的粗粝，吹过千年时光和城池，在千里河西走廊吹出了一幅山河壮丽的绝美画卷。

不来祁连山，你就不知道风有多大、有多猛。祁连山的风是有脾气的。它呼呼地刮着，烈烈地吼着。在这里，只有勤劳和勇敢者才能立足。风一遍遍吹着你，其实就是一遍遍打磨你。

世代生活在祁连山的人们，风声是他们生活的背景音。牛羊迁徙，帐篷鼓荡，炊烟被风拉长，风里混合着酥油茶和野草的气息，风伴随牧人的歌谣，在草原上悠悠回荡。他们和祁连山的风一样古老，扎根在这里，岿然不动，风奈何不得。

祁连山的风是有根骨的。它穿过绵延千里的褶皱山系，在雪峰与深谷间刻下自己的形状；穿过一望无垠的草原和绿地，在绿波碧涛间洒下自己的气息和讯息；穿过崭新蓬勃的城市和建筑，在现代工业文明的街巷里，撞击出古老的铿锵。

祁连山的风，它横冲直撞地扑

来，又悄无声息地撤退，它带来了远方的水汽，带来了草籽和花粉，吹开了马莲，吹红了杜鹃，吹绿了草原，吹肥了牛羊。

风是伟大的雕塑家。它年复一年地搬运沙尘，打磨岩石，塑造了嶙峋的山脊、深邃的峡谷和广袤的戈壁。千里祁连，风过之处，山脊如刃，砾石如洗；千里祁连，风过之处，草长莺飞，花团锦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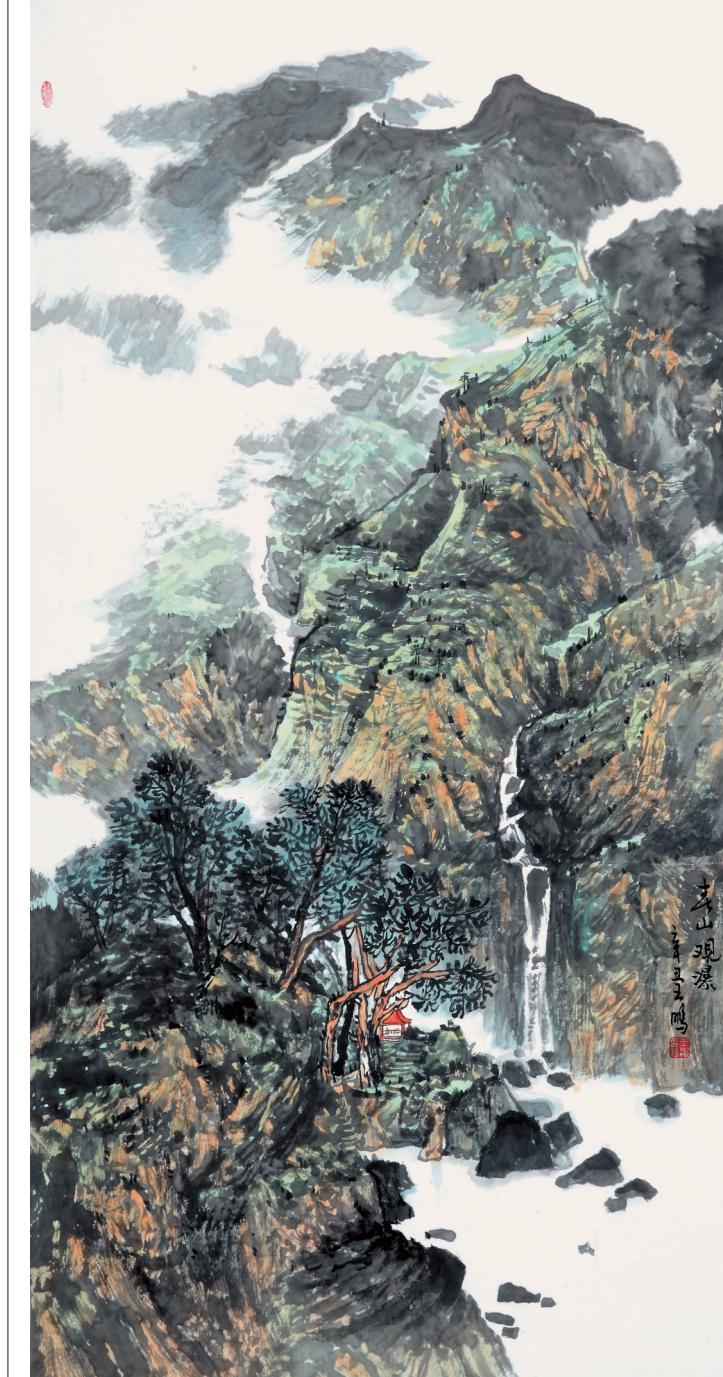
祁连山的风，是西北大地苍劲的呼吸。它从雪峰之巅呼啸而下，裹挟着冰川的凛冽，草原的清香，还有戈壁的粗粝，吹过千年时光和城池，在千里河西走廊吹出了一幅山河壮丽的绝美画卷。

不来祁连山，你就不知道风有多大、有多猛。祁连山的风是有脾气的。它呼呼地刮着，烈烈地吼着。在这里，只有勤劳和勇敢者才能立足。风一遍遍吹着你，其实就是一遍遍打磨你。

世代生活在祁连山的人们，风声是他们生活的背景音。牛羊迁徙，帐篷鼓荡，炊烟被风拉长，风里混合着酥油茶和野草的气息，风伴随牧人的歌谣，在草原上悠悠回荡。他们和祁连山的风一样古老，扎根在这里，岿然不动，风奈何不得。

祁连山的风是有根骨的。它穿过绵延千里的褶皱山系，在雪峰与深谷间刻下自己的形状；穿过一望无垠的草原和绿地，在绿波碧涛间洒下自己的气息和讯息；穿过崭新蓬勃的城市和建筑，在现代工业文明的街巷里，撞击出古老的铿锵。

祁连山的风，它横冲直撞地扑



百花

第3341期

春山观瀑

〔中国画〕

王鹏作

马鬃山的守护者

□ 杜艳

在祁连山里，还来不及多看一眼雪山和草地，风就劈头盖脸地招呼你来了。风是祁连山派来的使者，热情地给你打了一声招呼，就呼而过。

祁连山太浩大了，沟壑绵延，纵横千里。风在祁连山，总有一堆干不完的事儿。

祁连山的风是有根骨的。它穿过绵延千里的褶皱山系，在雪峰与深谷间刻下自己的形状；穿过一望无垠的草原和绿地，在绿波碧涛间洒下自己的气息和讯息；穿过崭新蓬勃的城市和建筑，在现代工业文明的街巷里，撞击出古老的铿锵。

祁连山的风，它横冲直撞地扑

来，又悄无声息地撤退，它带来了远方的水汽，带来了草籽和花粉，吹开了马莲，吹红了杜鹃，吹绿了草原，吹肥了牛羊。

风是伟大的雕塑家。它年复一年地搬运沙尘，打磨岩石，塑造了嶙峋的山脊、深邃的峡谷和广袤的戈壁。千里祁连，风过之处，山脊如刃，砾石如洗；千里祁连，风过之处，草长莺飞，花团锦簇。

祁连山的风，是西北大地苍劲的呼吸。它从雪峰之巅呼啸而下，裹挟着冰川的凛冽，草原的清香，还有戈壁的粗粝，吹过千年时光和城池，在千里河西走廊吹出了一幅山河壮丽的绝美画卷。

不来祁连山，你就不知道风有多大、有多猛。祁连山的风是有脾气的。它呼呼地刮着，烈烈地吼着。在这里，只有勤劳和勇敢者才能立足。风一遍遍吹着你，其实就是一遍遍打磨你。

世代生活在祁连山的人们，风声是他们生活的背景音。牛羊迁徙，帐篷鼓荡，炊烟被风拉长，风里混合着酥油茶和野草的气息，风伴随牧人的歌谣，在草原上悠悠回荡。他们和祁连山的风一样古老，扎根在这里，岿然不动，风奈何不得。

祁连山的风，它横冲直撞地扑

来，又悄无声息地撤退，它带来了远方的水汽，带来了草籽和花粉，吹开了马莲，吹红了杜鹃，吹绿了草原，吹肥了牛羊。

风是伟大的雕塑家。它年复一年地搬运沙尘，打磨岩石，塑造了嶙峋的山脊、深邃的峡谷和广袤的戈壁。千里祁连，风过之处，山脊如刃，砾石如洗；千里祁连，风过之处，草长莺飞，花团锦簇。

祁连山的风，是西北大地苍劲的呼吸。它从雪峰之巅呼啸而下，裹挟着冰川的凛冽，草原的清香，还有戈壁的粗粝，吹过千年时光和城池，在千里河西走廊吹出了一幅山河壮丽的绝美画卷。

不来祁连山，你就不知道风有多大、有多猛。祁连山的风是有脾气的。它呼呼地刮着，烈烈地吼着。在这里，只有勤劳和勇敢者才能立足。风一遍遍吹着你，其实就是一遍遍打磨你。

世代生活在祁连山的人们，风声是他们生活的背景音。牛羊迁徙，帐篷鼓荡，炊烟被风拉长，风里混合着酥油茶和野草的气息，风伴随牧人的歌谣，在草原上悠悠回荡。他们和祁连山的风一样古老，扎根在这里，岿然不动，风奈何不得。

祁连山的风，它横冲直撞地扑

着”，简单的话语重得让人心灵发颤。他们把思念藏心底，用青春护卫万家安宁。

除轮休外，他们白天工作、晚上学习。听他们说，在寒冷的冬夜，气温低至零下四十摄氏度，他们在户外巡逻，呼出的气息瞬间凝结成冰晶，挂在睫毛上，连眼睛都睁不开。有时一个班下来，冻得四肢僵硬，几乎走不了路。就是这样，他们在冰天雪地里筑牢边疆防线。

离别的清晨，那些挺拔身姿已刻入心底。车窗外，马鬃山的风呼啸而过，吹过他们的青春，刻下岁月痕迹，更磨砺出坚毅。他们一批批来来去去，留下的不仅是足迹，更是忠诚奉献的精神。他们是平凡者，更是不凡英雄，他们用青春热血书写忠诚。在这片土地上，他们的身影与马鬃山融为一体，成为一道永恒的风景线。

成畦流淌着的青稞
是甘子河面上的筏子
满载牧者晚归的吆喝
有鸟雀隔着时段驻足
用尖喙把黎明凿个洞
漏出一缕光来
掬一捧甘子河的水花
给日头擦把脸

有奶香从河中飘溢
一马勺盛下去
童年的味道汨汨而来